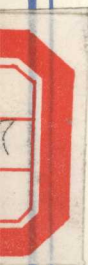


戴高乐传

下 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戴高乐传

第二卷

戴高乐 生平与著作

戴高乐 著

戴 高 乐 传

下 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
广西大学外语系
南开大学外文系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目 录

作者说明和致谢

第一卷 戴高乐之谜

第一章 戴高乐其人 (1)

第二章 历史的序幕 (11)

第二卷 史学家和思想家(1890—1939)

第一章 教会学校的学生(1890—1909) (15)

第二章 年轻的军官(1909—1918) (25)

第三章 史学家(1919—1924) (36)

第四章 贝当的僚属(1924—1932) (49)

第五章 未受重视的预言家(1932—1939) (69)

第三卷 自由法国(1939—1945)

第一章 溃败(1939—1940) (97)

第二章 挑战 (129)

第三章 自由法国 (142)

第四章 裂痕 (160)

第五章 戴高乐与盟国(一) (174)

第六章 戴高乐与盟国(二) (200)

第七章 罗斯福影响日增 (222)

第八章 火炬及其后 (237)

第九章 卡萨布兰卡 (251)

第十章	阿尔及尔	(270)
第十一章	抗战运动	(286)
第十二章	第四共和国的由来	(299)
第十三章	法国的苦难	(315)

第四卷 解放及解放以后(1944—1946)

第一章	权位之爭	(329)
第二章	戴高乐在巴黎的胜利	(356)
第三章	较量	(383)
第四章	外交上的失望	(398)
第五章	国际爭端	(421)
第六章	审判维希人物	(445)
第七章	病人大有起色	(453)
第八章	戴高乐下野	(465)

第五卷 第四共和国(1946—1958)

第一章	诞生与挑战	(479)
第二章	胜利与失败	(504)
第三章	在野期间	(530)
第四章	戴高乐东山再起	(545)

第六卷 第五共和国

第一章	戴高乐制服反对派(1958—1962)	(577)
第二章	大西洋理事会事件	(625)
第三章	欧洲与世界	(655)
第四章	压力增加	(684)
第五章	不满的根源	(709)

第六章	风暴及余殃·····	(741)
第七章	退场和逝世·····	(778)

第七卷 历史上的戴高乐

第一章	名人和名角·····	(796)
第二章	军人和作家·····	(801)
第三章	政客和政治家·····	(809)

参考书目提要·····	(827)
索引·····	(847)

地 图

法国的沦陷(1940)·····	(127)
戴高乐和勒克莱尔(1940—1943)·····	(149)
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北非(1941—1942)·····	(179)
法国的解放(1944)·····	(377)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489)
戴高乐非洲之行——1958年9月28日全民表决·····	(585)

第五卷 第四共和国

1946—1958

第一章 诞生与挑战

戴高乐希望他的辞职会引起民众示威。但使他失望的是，什
么示威也没有。他在科龙贝的房产——拉布瓦瑟里被敌人破坏了。
在修缮期间，他在巴黎附近的马利租了皇家猎舍供他自己和全家
人居住。当时即使拉布瓦瑟里的住宅已经修缮一新，他至少也要
在巴黎附近住上一个短时期。因为这样做就表明他认为不掌权只
是暂时的。他确信，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会使他在人民的欢呼声
中依照他自己的条件重新上台。
更使他失望的是民众对他的冷淡。没有群众到马利来访问他，
也没有群众代表来访问他，他派人四出查问，看看警察是否设置了
警戒线。没有发现有任何障碍。内政部长阿德里安·蒂克西埃也
抱着与戴高乐一样的心情，希望民众闹事，那样一来他就有机会得
到宠幸了。戴高乐盼望的正是蒂克西埃担心的事情。内政部长把
共和国的地方官员召到巴黎，介绍危机情况，告知他们局势“严
重”，随即迅速把他们派回各省的工作岗位。^①其实他不必担心：法
国人民已经解放了，人们和报刊很快就会对戴高乐将军不感兴趣
了。不到一个星期，他的名字已不再上报纸的头版新闻。^②

冷漠一定比侮辱使他更难受。戴高乐在失望之余，开始当着

^① 见 J.-R. 图尔努，《戴高乐将军的悲剧》，第 26 页（以下简称图尔努，《悲剧》）。

^② 克劳利，第 292 页。

来访他的忠实追随者的面骂起人来了。他大声喊道，“法国人是畜生。”

他与来访客人谈话时，交替使用地道的大兵语言和哲学上的空泛之谈，令人叹为观止。一会儿，他指责那些“狗政客”（politiciens）^①——他给政客们起的新名字，以示蔑视——是什么“尿醋的家伙”，“断子绝孙的人”，“第四共和国的宦官”，“得了政治中风的人”，或使用比这些更难翻译的浑名。一会儿，他又庄严地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俄国人将占领巴黎，第二个“6月18日”就要来了。的确，他深信自己很快会重新上台，是与他确信战争就要临头直接相关的。因为人民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已清楚地表明，只有出现一场重大的民族危机，才能使他东山再起，这么说来，最大的危机莫过于另一次大战了。

在议会里，抢坐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了。戴高乐曾经破坏了这个游戏，现在，政客们皆大欢喜，他们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跟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所说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②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特别是在戴高乐下台后的初期，游戏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着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后仅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许下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或侮辱性的争论了。他们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里”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可是日久天长，这些可钦可佩

① 法语 chien 意为“狗”。politiciens 一词的发音与法语 politiciens（政客）相同。——译者

② 福韦，《第四》，第70页。

的意见越来越不受人重视了。议会议长、社会党领袖费利克斯·古安是大家信得过的人物。他在五百五十五张选票中以四百九十七票当选为总理。三个议员凄惨地投了离任的戴高乐将军的票。另一个人民阵线的幽灵开始在议会里游荡了，因为在讨论宪法时，社会党人支持共产党人，竭力主张采纳一个为基督教民主党人所不能接受的宪法草案。他们反对它，是由于这个宪法草案的序言中没有写上对天主教学校的任何保证。但他们反对这个草案还有别的原因。其他反对派，包括孟戴斯-弗朗斯的激进党人也是如此，因为草案规划出一个实际上是不受约束的单一议会和一个软弱无权的共和国总统：这正是一个使共产党可以通过宪法逐步接管的极妙处方。

然而，使政客们普遍感到吃惊的是，在5月5日的全民表决中，法国选民以一千零五十万票对九百五十万票否决了宪法提案。直接提请国民公断而遭到否决，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雅克·福韦敏锐地指出：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松散的会议、而不是由一个象路易·拿破仑那样的显要人物提出的全民表决。^①与历次的“咨询”不同，这一回实际上不是公民投票。选民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宪法的运动期间，陷于失意和怨恨之中的戴高乐没有公开发表言论，也未参加投票。^②

然而，将军自我克制的时期快要结束了。这时，拉布瓦瑟里可以居住了。他带着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安娜迁到那里。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在1946年1月3日与空军中队长阿兰·德·布瓦西厄结婚；儿子菲利普不久与昂里埃特·德·蒙塔朗贝尔订了婚。^③科

① 福韦，《第四》，第73页。

② 《政治年鉴——1946年》，第161页。

③ 戈尔斯，第448页。

龙贝村位于高地上,村子很穷,现在清贫但还要讲一点排场的生活也降临到这位庄园主的身上了。尽管戴高乐要人家承认他永久是“正统”,但是他也意识到他过去掌权是临时的,因而他拒绝了只要他愿接受就可获得的荣誉。如今他唯一的收入是作为一个准将所得的养老金。1946年4月,费利克斯·古安曾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但是,要戴高乐接受一个次要人物的提拔是违反他的个性的,何况这种提拔既不合时宜,也不是因为他作战有功。因此当他得知总统的意图时,他回信说:

兹复来函,……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作出合法规定。况且,在五年七个月零三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已①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②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₄型飞机交给空军,并把他的—部美国大型轿车卖给了一个叫弗洛雷尔的艺术师。伊冯娜·戴高乐学习驾驶汽车,并
402 经考试及格。不久,她便驾驶一辆普通的法国小轿车在村里或到邻近城镇购买食物。③因为手头拮据,饮食常常比较简朴。酒要留着招待客人。对有些客人(包括有一次对德让大使),也不得不以白水相待。戴高乐的胃口与他的身材相称,而他那粗淡已极的口

① 爱德华·阿什克罗夫特,《戴高乐》,第199页。

② 图尔努,《悲剧》,第29页。

味却正好与他有限的收入相称：大量的卷心菜、冈城风味的猪肚、猪爪，都使他高兴，偶尔也享受一下布尔戈尼牛肉。

拉布瓦瑟里周围的三英亩园地是戴高乐寻求慰藉的地方。他在伊冯娜·戴高乐和一个打零工的园丁精心护理的花园里漫步，从不感到厌倦。花园中心的大花坛的花草种成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在这座十八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阁楼，在阁楼上可以眺望三面的景色。他在这里消磨了漫漫长日，校订了他早年的文学著作；若干年后，他也是在这里写他的战争回忆录。

上马恩省漫长的大陆性冬季慢慢地转入春天，压在他心头的烦闷也变得难以忍受起来。他只能借平日不绝的咒骂，或经常发泄那折磨着他的对杜鲁门总统的妒忌情绪，聊以自慰。被人遗忘何堪忍受，沉默也是再也耐不下去的痛苦。这种状况必须结束。5月5日的全民表决为将军打破沉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向不久以前刚在投票表决中遭到失败的政府和宪法开了火。^①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在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该城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但它却精确地预示了十二年以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戴高乐说，“在不超过一个人生命的两倍时间里，法国遭到了七次侵略，变过十三次政体。”^②党派之争不适应我们面临的危险局势。由于政党制度的无能，民主一直在受到独裁的威胁。他问道，403
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怎么垮台、为什么垮台的？意大利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又是怎样让位于后

^①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戴高乐离职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演说。因为在5月12日庆祝欧洲胜利日和圣女贞德国庆日的双重节日里，他曾在旺代省的克莱孟梭墓前，发表过几句爱国言论，但无特别重要意义。

^② 全文见戴高乐，《言论》，第2卷，第7页。

来的独裁制度的？为什么？当然，独裁并不是答案。在民主制度失败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制度给人一种有生气、有决心的印象。但实质上它是一种冒险。时间久了，独裁者就得在国内外从事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冒险计划，直到最后在灾难及血泊中崩塌。

开场白说过之后，便开处方了。选举出来的议会当然有权通过法律和预算。但它考虑问题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有第二个议会。它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选举出来的，它代表各地、各行各业和各个家庭的利益以及法国的海外领地。第二个议会应该有修正权，并与海外领地选出来的地方议会组成法兰西联邦大议会。戴高乐接着说，行政权显然不能由议会产生，否则，就会把政府降低到一个“代表团组成的大杂烩”。不错，临时政府曾经是这样，但这种做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处在非常时期和权力机构陷于真空状态。国家元首应超越于政党之上，应由一个不仅包括议会成员而且有更广泛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他应该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责任挑选总理和各部部长，并负责主持内阁会议，裁决争端以及把最难处理的问题提交法国选民。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国家元首应该成为民族独立和履行法国所签订条约的保证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戴高乐心里明白，他的这一番话不仅是对整个政府和普通老百姓说的，而且特别是对一个人说的，这个人就是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但皮杜尔由于强烈的理由对他的话根本不感兴趣。人民共和党在抗战运动中诞生，许多人认为它是戴高乐一手建立起来的。但在戴高乐执政期间，皮杜尔感到受压，戴高乐的下野使他如释重负：享有仅次于戴高乐的权力，这对他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还有一层，人民共和党反对宪法，很快就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全民表决中的反对票之多使社会党领导人大为震惊，它表明许多社会党人投票反对本党的政策。所以，在接着进

行的竞选运动中，社会党领导人突然转而反对共产党。达尼埃尔·梅耶声明，他们将不支持莫里斯·多列士领导的政府。安德烈·勒特罗克埃走得更远，他谴责多列士是逃兵，他大声疾呼：“如果多列士掌权，我们就要为俄国的事业服务啦。”^①

这种大转弯并没有给社会党带来什么好处。在1946年6月2日的大选中，共产党人赢得了选票，社会党人却失掉了五十万张选票。这是社会党人长期走下坡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的开端。获得大胜的是人民共和党，它得到五百五十多万张选票，从而取代共产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6月19日，皮杜尔出任另一个三党联合政府的总理。

尽管皮杜尔现在已经掌权并享有公众的支持，但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成功为时已晚，以及对将军完全置之不理的危险。显然他对将军仍有几分畏惧。但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贝叶演说没有作出恭顺的反应。一部纯戴高乐式的宪法可能会遭到反对，果若如此，接着就会出现临时政府时期那样令人腻味的岁月。再说哩，人民共和党也不乐于跟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它精神上显然会感到不愉快。皮杜尔的追随者们建议说，最好是在第一个宪法草案的基础上，另外起草一个有所改进的、很有可能为选民接受的妥协性的宪法。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三党联合制”，结束临时政府时代。^②

因此，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便坐下来和社会党拟订一个新的宪法草案。可是，共产党人也参加这个草案委员会。共产党和社会党在议会中不占绝对多数了，但仍然能删去人民共和党要求保证天主教学校自由的条文。然而，他们却无法阻止通过人民共和党的提案：不在单一议院中进行公开选举，而在两院中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来选出国家元首。

^① 福韦，《第四》，第76页，详情另见第79和81页。

^② 威廉斯，第18页。

为了谨慎从事，皮杜尔派遣了两位同僚——莫里斯·舒曼和皮埃尔·亨利·泰让到科龙贝去说明提出新宪法草案的理由。他们受到冷淡的接待。戴高乐说，“你们的宪法和5月5日的草案就象是一对姐妹。”

第二次就宪法问题举行的全民表决安排在10月13日。早在几个星期前，戴高乐就发起了反对宪法修正草案的运动。8月27日，当第二届立宪议会将要修正草案进行辩论时，戴高乐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草案进行逐条批驳。9月19日，当议会准备对最后的草案进行表决时，戴高乐用问答形式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严肃地告诫议员们不要通过这个草案。最后，在9月29日，戴高乐在埃皮诺尔发表一个雄辩滔滔的演说，把这个宪法的整个思想批得一无是处。^①但在当天（一个星期天）清晨，议会已经以五百四十票对一百零六票通过了草案。将军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干预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他瞧不起议员们的算术水平，可是自己也没有好好地计算一下。共产党人本来不赞成人民共和党与社会党的宪法草案，但戴高乐的谴责吓得他们转而支持这个草案，因为他们害怕会出现一个更接近于贝叶样板宪法的東西。但是戴高乐又在越过法国人民的代表向法国人民发表演说了。他的话在广大人民中间并非毫无影响，虽然不能起决定作用。10月13日，九百多万选民投票赞成他所谴责的软弱的宪法，投反对票者接近八百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弃权人数和投反对票的人数几乎相等。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就这样被法国少数有选举权的男人和妇女通过了。但这种少数人通过宪法的情况并没有使宪法不发生效力。尽管有些人漠不关心，但许多普通人和大多数议员却感到宽

^① 原文见戴高乐，《言论》，第2卷，第18—34页。福韦，《第四》，第79页，及其他权威性论述，都误以为埃皮诺尔讲演日期是22日，议会投票日期是30日。然而，在戴高乐的讲演中说是“昨晚”通过宪法草案。

慰：法国终于有了一部宪法，至少有了一部宪法；久经拖延的国家建设工作现在可以着手进行了。政客们也可以定下心来玩把戏，要阴谋，不用为他们眼前的生存问题过分操心了。戴高乐的严厉谴责不久就被证明是很有道理的。但第四共和国仍然存在了十二年之久。

愤怒的戴高乐分子到科龙贝去朝见了戴高乐。他们无疑是在将军的赞同下，针对“背信弃义”的人民共和党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击。戴派左翼分子勒内·加比唐为了捍卫贝叶演说精神，建立了一个戴高乐主义者联盟。他不等全民表决，便在8月间开始向基督教民主共和党人开火。10月间，将军的妻舅雅克·旺德鲁刚退出人民共和党，便发表了戴高乐祝贺他投票反对宪法的信的全文。信中接着不指名地抨击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11月，雅克·沙邦-戴尔马向两千听众讲述了他最近访问科龙贝时，戴高乐在谈到人民共和党时说，他最初认为这个新党（他的成员是忠诚和爱国的）将会“纯洁”法国的政治生活，但它的实际表现使他大失所望。他还说，他仍然认为该党的领袖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他们无能，因此他们是危险人物”。听众之中就有皮杜尔本人。他跳起来回答说：“我注意到对我们的评价是忠实可靠，有原则性，但是无能。如果你们了解到另外有人比我们更忠实，更有才干，把他们派来接替我们吧。”^①戴高乐的战时的秘密工作头头帕西上校也发表演说，攻击莫里斯·舒曼。

1946年11月10日，选民们疲惫不堪地到投票站进行这一年的第五次投票：不管怎么样吧，许多人总算投票了。弃权人数占21.9%，是1919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戴高乐未能使宪法流产，便对选举运动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干预：他在报上发表一项声明，再度谴责党派制度，但没有点名指责任何党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失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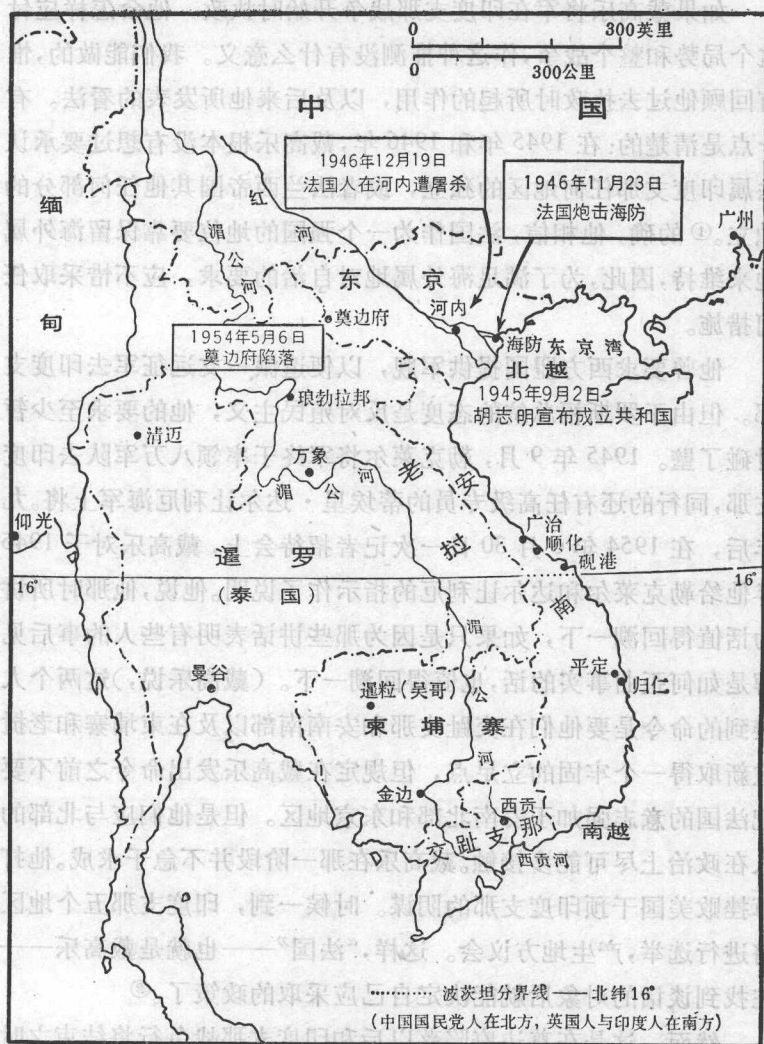
① 福韦，《第四》，第81页；图尔努，《悲剧》，第31页。

上次选举中赢得的五十万张选票。如果他们遭到的攻击是来自戴高乐本人而不是他的追随者的话,他们也许还会失掉一些选票。社会党人继续走下坡路。共产党人的选票略微有些增加,再度成为第一大党。据法国本土的最后统计结果,共产党人得一百六十六席,人民共和党一百五十八席,社会党人九十席。除了这鼎立的三个党以外,激进党人(及其同盟者左翼共和联盟)占五十五席,保守党人七十席。

这次选举几乎(并非完全)把三党合作搞掉了。人民共和党竞选的口号是“要皮杜尔,不要多列士”,因而现在难于同意参加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意识到自己的虚弱,拒绝参加没有共产党人的政府。新的国民议会仿佛想要证明戴高乐对议会勾心斗角的蔑视并没有做错似的,一开始便发生了危机。共产党人作为最大的党,提名多列士担任总理,但由于缺少人民共和党人的选票,他未能取得多数。第二天,共产党人击败了基督教民主共和党人,使他们的候选人皮杜尔取得的票数比多列士更少。最后,直到12月16日,才在五百七十五名代表投了临时信任票、只有十五人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莱昂·勃卢姆组成一个清一色是社会党人的政府。但好景不长,一个月以后,勃卢姆便下台了。

勃卢姆短暂的执政时期正是印度支那战争开始之时,这次战争在随后的七年半时间里把第四共和国的微薄力量搞得更加虚弱。1946年12月19日,越南共产党和民族主义领袖胡志明的军队在河内屠杀了四十个法国人。这是由胡志明和他的部队总司令武元甲以及他们的政治组织——越南独立联盟(通称越盟)所组织的一个酝酿已久的暴动的开端。不到一个月之前,11月23日,法国舰队炮击了海防市越南人地区,死者伤者成千上万。^①

^① 据让·圣特尼,《一次和平的失败史》(第216页,以下简称圣特尼),死亡人数就达六千名。



照原图译制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